

001



# 在路上

[美] 杰克·凯鲁亚克

Jack Kerouac

王永年 译

On the Road

上海译文出版社

001



# 在路上

[美] 杰克·凯鲁亚克

Jack Kerouac

王永年 译

On the Road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路上/(美)凯鲁亚克(Kerouac,J.)著;王永年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7

(新文本译丛)

书名原文:On the Road

ISBN 978-7-5327-5435-9

I. 在… II. ①凯…②王… III. 长篇小说—  
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43700号

JACK KEROUAC

On the Road

Copyright © Jack Kerouac, 1955, 1957

Copyright renewed Stella Kerouac, 1983

Copyright renewed Stella Kerouac and Jan Kerouac, 1985

Introduction Copyright © Viking Penguin, a division of Penguin Books USA Inc., 1991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Sterling Lord Literistic, Inc.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6 by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

在路上  
On the Road

JACK KEROUAC  
杰克·凯鲁亚克 著  
王永年 译

出版统筹 赵武平  
责任编辑 陈 姝  
装帧设计 蔡立国

图字: 09-2004-033 号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3.5 插页 2 字数 275,000

2011年7月第1版 2011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7-5435-9/I·3169

定价: 32.00 元

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 T:021-62662100

在路上

## 引言

一九五七年九月四日（周三）午夜前不久，杰克·凯鲁亚克偕同与他同居的年轻作家乔伊斯·约翰逊离开她在纽约市上西区的公寓，来到第六十六街和百老汇路口的报摊前，等候送报卡车送来次日的《纽约时报》。出版社事先通知凯鲁亚克说，那天的报纸要刊出一篇有关他的小说《在路上》的评论，他们买了从大捆《时报》里抽出来的第一份，站在路灯底下，打开报纸，找到“时报图书”一栏。评论者是吉尔伯特·米尔斯坦，他这样写道：

《在路上》是杰克·凯鲁亚克的第二部小说，在极度的时尚使人们的注意力变得支离破碎，敏感性变得迟钝薄弱的时代，如果说一件真正的艺术品的面世具有任何重大意义的话，该书的出版就是一个历史事件…… [小说] 写得十分出色，是多年前以凯鲁亚克本人为主要代表，并称为“垮掉的”那

一代最清晰、最重要的表述。

就如同《太阳照样升起》比二十年代的任何一部小说都更能被认为是“迷惘的一代”的信仰声明一样，《在路上》将被奉为“垮掉的一代”的信仰声明。

凯鲁亚克和约翰逊拿了他们买的报纸，进了附近一家酒馆的小房间，在暗淡的灯光下一遍又一遍地看评论。杰克不停地摇头，约翰逊在她的回忆录《小人物》里写道：“仿佛他闹不明白为什么自己高兴不起来。”最后，他们回她的公寓去睡觉。据乔伊斯回忆，“杰克最后一次作为一个默默无闻的人躺下。第二天早晨，电话铃声吵醒了他，他已经出名了。”

第二天，记者们并不采访凯鲁亚克的写作情况，而是询问他对“垮掉的”一词的解释，此后这一提问伴随了他一生。《村声》的评论者把他出版的书称为“向当时难以捉摸的反叛精神发出的战斗号召”。两星期前，艾伦·金斯堡<sup>①</sup>的诗集《嚎叫及其他》成了旧金山一桩闹得沸沸扬扬的淫秽诉讼案的题目，一直没有定论；到了十月，克莱顿·霍恩法官判定金斯堡的诗“在社会意义上尚有可取之处”。金斯堡把他的《嚎叫及其他》题献给他的朋友卡尔·所罗门、杰克·凯鲁亚克、威廉·巴勒斯和尼尔·卡萨迪，开头的诗句经常被报刊引用：“我看见这一代最优秀的人毁于疯狂，（他们）食不果腹、歇斯底里、衣不蔽体……”“垮掉的一代”成了新闻，凯鲁亚克被公认为是其主要代表人物。

---

<sup>①</sup> Allen Ginsberg(1926—97)，美国诗人，其诗集《嚎叫及其他》是“垮掉的一代”的代表作，其他诗集有《现实三明治》、《美国的堕落》等。

凯鲁亚克被认为在《在路上》这本书里为新一代人下了定义，记者们围着询问他在小说里描写的那种生活方式。他们并不关心他是什么样的人，他写那本书花了多少时间，或者他身为作家打算做什么。凯鲁亚克最初对这些问题的标准答复——据乔伊斯·约翰逊的回忆，带着“奇特的礼貌和耐心”——在于解释“垮掉的”一词，那是十多年前他在时报广场从一个名叫赫伯特·洪克的小混混嘴里听来的，洪克用它来形容一种亢奋而精疲力竭的状态，但在杰克心中，它同天主教的真福直观的概念联系起来，真福直观是指圣徒灵魂在天堂对上帝的直接认知。访问他的人大多数不了解这种思想方式，他们希望得到的是顺溜的引语，而不是一个时髦俚语的带宗教意味的派生词。

凯鲁亚克说他消磨在路上的时间有七年，但用于写那部小说的时间只有三个星期，这种说法并没有改善他的处境。当凯鲁亚克以畅销书作者身份出现在斯蒂夫·艾伦的节目上时，艾伦挖苦说，他宁肯花三个星期旅行，花七年写书，而不会像凯鲁亚克这样本末倒置。凯鲁亚克夸口说《在路上》的原稿是他一鼓作气在三星期内完成的，作家杜鲁门·卡波特嗤之以鼻说：“那不是写作，是打字。”凯鲁亚克终于抱怨说：“美国的作家们什么时候才能不受刺探个人隐私并加以炒作的狗仔队的骚扰？”媒体的反应毫不留情，他们认为恐怕要等另一代人成长以后，凯鲁亚克才会被接受，被看作是具有独特的散文风格和引人注意的生活观的严肃作家。《在路上》成为美国经典作品之后很久凯鲁亚克才得到承认。

《在路上》出版的那年，凯鲁亚克三十五岁。后来，人们似乎认为他一生的前一部分致力于创作那本书并且使它出版，其余部

分则用于抹掉影响。问题之一是他被当成新一代人的代言人。另一个问题是他在小说里把“迪安·莫里亚蒂”描绘得如此使人振奋，以致记者们指望他符合这个形象，尽管他一再声明他只是书中那个“疲于奔命地跟着”迪安那帮人横越全国旅行的“萨尔·帕拉迪斯”。

来访者对“萨尔·帕拉迪斯”或者凯鲁亚克旅行之余的作家生活不感兴趣。当他告诉他们，他出身于一个法裔加拿大家庭的时候，他们搁下铅笔不作记录；当他说他爱美国，因为美国向他的移民父母敞开了大门，他们充耳不闻；他解释说他不是“垮掉分子”，而是一个“古怪的、孤独的、疯狂的天主教神秘主义者”，若不是大多数时间都和母亲一起在家里过着“一种修士般的生活”，他不可能写得这么多，来访者听了都以为他是在开玩笑。这一切一点也不令人激动，不能同莫里亚蒂生机勃勃的性格或者“垮掉的一代”的出现相比较。然而《在路上》出版的意义比成为报纸的标题久远得多。凯鲁亚克一直在努力寻找有个人特点的声音，多年后他终于让人们听到了他的这种声音。

杰克·凯鲁亚克一九二二年三月十二日出生在马萨诸塞州洛厄尔，本名让-路易·勒布里·德·凯鲁亚克。他的父母，莱奥和加布丽埃勒，从魁北克农村分别移民到新罕布什尔，相遇结婚后不久迁至洛厄尔。他们住在洛厄尔的法裔加拿大人区，在家中说他们特有的若阿尔<sup>①</sup>方言。那是凯鲁亚克说的第一种语言，此后他一生中

---

① joul, 教育程度不高的法裔加拿大人所说的一种加拿大法语。



和母亲说话都用它，他管母亲叫做 Mémère。到了六岁，他开始上教区小学时才学会流利地说英语。

一九三九年，凯鲁亚克以优异的体育成绩从洛厄尔中学毕业，获得了进霍勒斯·曼预备学校和哥伦比亚大学的橄榄球奖学金。他在哥伦比亚大学上一年级时参加橄榄球队，但二年级时同球队教练吵架，便退了学。他后来说，他十九岁时“桀骜不驯，事实上心里都是愚蠢的独立思想”，断定自己不需要念完大学，因为他“有自己的思想”。他要做“冒险家、孤独的旅行人”，以成为杰克·伦敦<sup>①</sup>和托马斯·沃尔夫<sup>②</sup>之类的了不起的美国小说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凯鲁亚克在商船上做水手，开始创作一部名为《海洋是我的兄弟》的小说，于一九四三年完成。一九四四年夏季，他和哥伦比亚大学校园一帮人交往后，更坚定了他当作家的决心。这一帮人成了日后称为“垮掉的一代”的核心，其中某些成员已经作为《在路上》一书中的人物出现。凯鲁亚克在预备学校的一个老朋友介绍他认识了哥伦比亚大学艺术系的女学生伊迪·帕克，通过她的关系凯鲁亚克又认识了当时仍在哥伦比亚大学求学的卢西恩·卡尔和艾伦·金斯堡，以及哈佛大学毕业、住在纽约的威廉·巴勒斯。卡尔出身于圣路易斯的一个富有的家庭，曾被好几所学校开除，最后进了哥伦比亚大学；金斯堡当时十八岁，念大一，父亲是新泽西一所中学的英文教师，又是诗人。巴勒斯是巴勒斯办公机器公司创始人的孙子，父母提供他生活费用，通过时

---

① Jack London(1876—1916)，美国新闻记者、小说家，代表作有《野性的呼唤》和《马丁·伊登》等。

② Thomas Wolfe(1900—38)，美国小说家，著有《天使，望故乡》等。

报广场上赫伯特·洪克之类和下西区别的毒品供应人的关系，弄到毒品，开始尝试。

据卢西恩·卡尔回忆，四十年代中期，他和他的朋友们是“叛逆的一伙”，他们“试图用能给世界一些[新]意的眼光来看世界。试图寻找令人信服的……价值。他们认为这一切通过文学都可以实现”。卡尔读了法国象征主义派诗歌后，产生了要创造一种批判现有的一切社会习俗的“新幻象”的念头。金斯堡在日记里写道，他们尝试吸食毒品，希望发现一种能帮助他们成为伟大作家的新的生活方式。“把各种感觉经过长期、广泛、有缜密分析的搅混后，诗人成了先知。各种形状的爱、受苦和疯狂。他探索自我，在自己身上用尽各种毒品，只保存了最根本的感觉……”

巴勒斯比卡尔和金斯堡年长几岁，对他们那种吵吵嚷嚷地想要表达一种新哲学的企图抱有怀疑态度。他扮起他们的冷嘲热讽的导师角色，坚持要他们阅读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sup>①</sup>的《西方的没落》，以抵消他们对法国诗人阿尔蒂尔·兰波<sup>②</sup>的迷恋。凯鲁亚克钦慕他的纽约朋友们的“骇人的智力和风格”，他写作《杜洛兹的虚荣》时，认为“这一伙人是美国最邪恶、最聪明的杂种和狗屎，但在我少不更事的青年时期，我情不自禁地钦慕[他们]”。

凯鲁亚克开始在朋友和家人之间过一种他永远无法解决的双重人格的生活。他把时间一部分用于同哥伦比亚校园帮鬼混，吸食各

---

① Oswald Spengler (1880—1936)，德国哲学家，认为任何文化都要经历成长到衰亡的生命周期，著有《西方的没落》、《世界历史的远景》等。

② Arthur Rimbaud (1854—91)，法国象征派诗人，代表作有《地狱一季》等。

种毒品——安非他明、吗啡、大麻、烈酒——进行无法无天的“实验”，另一方面同他父母的劳动人民家庭一起过着循规蹈矩的生活。一九四四年八月，卡尔出于自卫用一把童子军小刀刺杀了那伙人的成员之一大卫·凯默雷尔，卡尔请凯鲁亚克帮他处理掉物证，杰克作为物证证人，由于没有举报杀人案而遭到逮捕。莱奥·凯鲁亚克拒绝支付一百元保释儿子出狱，并且说他玷污了家族的姓氏，伊迪·帕克带了钱来，条件是杰克必须先在市政府同她登记结婚。杰克出了狱，但过后不久，两人就分了手。凯鲁亚克签下合同，随同另一艘商船出海，后来回到纽约的朋友们那边。他和朋友们大量吸食毒品，健康开始受到损害，有一次服用安非他明过量，引起静脉炎，不得不住院治疗。

此前，莱奥和加布丽埃勒已从洛厄尔迁居昆斯，杰克出院后待在家里照料他的父亲，父亲于一九四六年死于癌症。杰克悲痛之下决定写一部篇幅浩瀚的小说，“向世人解释一切”，指望以此改变家人对他的看法。Mémère继续在工厂干活，挣钱维持他写书。凯鲁亚克把那部小说起名为《乡镇和城市》，写了两年。他在记事本里记录了原稿的进度，还在本子里写了一些加强他信念的赞美诗和祈祷文，他认为写了那部书能创造某些使他的家族为他感到骄傲的东西。

《乡镇和城市》同凯鲁亚克所有的作品一样，也有自传性质。他后来说：“我动用了好几个男女朋友和我自己的父母，组成一个大家庭，马丁家。”书中把他的活动从一九三五年记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凯鲁亚克在书中将马丁两兄弟——彼得和弗朗西斯——的经历加以对比，生动地描绘了他内心对洛厄尔家庭生

活的怀念和纽约市不可抗拒的吸引力之间的冲突，马丁两兄弟其实就是他自己不同方面的投影。两兄弟很难解决的差异反映了他自己价值观中的冲突。

凯鲁亚克始料不及的是，他写完《乡镇和城市》后人们对他的看法并没有改变。那部小说在一九四八年五月完成，两年后问世，评论一般，销售很差，他仍像以前那样要依赖母亲的收入生活。更重要的是，他把托马斯·沃尔夫的《天使，望故乡》的风格和结构当作他的文学范本，不满足于传统式样的结果。

此间，凯鲁亚克的生活中发生了另一件事，其重要性不亚于他决心成为作家而作的努力。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凯鲁亚克开始创作《乡镇和城市》后不久，朋友们介绍他认识了来自丹佛的客人尼尔·卡萨迪，尼尔带着他不满二十岁的妻子露安搭乘灰狗长途汽车来纽约看他的朋友——哥伦比亚的大学生哈尔·蔡斯。多年后，卡萨迪成了《在路上》里的人物迪安·莫里亚蒂的原型。凯鲁亚克和卡萨迪见面之前，卡萨迪从科罗拉多少年犯管教所经常给哈尔·蔡斯写信，凯鲁亚克看到了这些信，对他很感兴趣。卡萨迪于一九二六年出生在犹他州盐湖城，在丹佛长大，跟酗酒的父亲一起住在贫民区的旅馆里。少年时代，他经常偷汽车兜风玩，进了少年犯管教所，在管教所的图书馆里看到哈佛古典文库丛书，决定要上哥伦比亚大学。

卡萨迪通过哈尔·蔡斯介绍，认识金斯堡和凯鲁亚克以后，放弃了上哥伦比亚大学的模糊计划。他决定向他们学习写作，要做作家。他和凯鲁亚克第一次在哥伦比亚大学校园见面没有什么结果，

但是一九四七年初，在哈莱姆区一幢没有热水供应的公寓里第二次见面时，他们有机会畅谈，并建立了友谊。

卡萨迪最初给凯鲁亚克的印象是混杂的，他既像西部影片里的牛仔英雄吉恩·奥特里，又像“我小时候在马萨诸塞州洛厄尔认识的某些十分剽悍的法裔加拿大人”。卡萨迪回丹佛后开始给凯鲁亚克写信，信中内容使凯鲁亚克十分兴奋，以至于写完《乡镇和城市》的前半部后，决定进行他第一次横越全国的旅行。“充满了要在芝加哥，在丹佛，最后在旧金山做什么事的梦想”，他开始沿途免费搭乘便车的旅行，第一个目的地是和卡萨迪会面的丹佛。《在路上》的第一部分凯鲁亚克描写的就是这次旅行。

凯鲁亚克一九四七年七月的最早的“路上”经历和他创作《乡镇和城市》的时间重叠，这些经历给他的印象如此深刻，以至于他完成了第一部小说后不久，试图以它们为基础写一部新书。他在曼哈顿和金斯堡以及一位也想做小说家的新朋友约翰·克莱伦·霍姆斯继续讨论写作的“新幻象”问题。他开了几次头，觉得都不满意，发现自己不模仿托马斯·沃尔夫的时候，简直无法把思想感情转化为小说。他在写作《在路上》时的努力是他一生中最使他沮丧的经历之一。

完成《乡镇和城市》后不久，凯鲁亚克开始采取他称之为“事实主义”或者自然主义的处理素材的方法来写《在路上》最早的版本，他在新学院选修美国小说课程时读了西奥多·德莱塞的一些小说，这个方法就是从德莱塞那里学来的。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的一则日记记录了他在打字机前长时间工作的情况：“自从十一月九日开始以来，我已经写了三万两千五百个字……像以往

一样，这个数字使我感到欣慰，因为它具体证明了我写这部书时享有比写《乡镇和城市》时更大的自由度。”

然而《在路上》这个早期的版本写了一个月后，凯鲁亚克走进了死胡同，他在打字机前坐下来时感到“空虚甚至虚假”。他的新风格没有让他表达出他写《乡镇和城市》中最精彩的段落时所能感受到的“令人肃然起敬的疯狂的感情”。一九四八年圣诞节后不久，卡萨迪出人意外地来到北卡罗来纳州杰克的姐姐家（这个情节后来成了《在路上》第二部的一个情节），给了凯鲁亚克把新书计划搁置一边的借口，他同朋友们一起乘坐卡萨迪新买的哈得孙牌汽车，首次作横越全国的旅行。

凯鲁亚克一九四九年二月回母亲家时，和卡萨迪相处的几星期给了他很大震动，他认为无法挽救他所放弃的用“事实主义”手法创作“路上小说”的企图了。他开始了另一个写作计划：《雨夜的神话，儿童和邪恶的小说》，多年后这本小说改写成《萨克斯博士》。他回新学院完成美国小说的课程，写了有关托马斯·沃尔夫的论文。为了摆脱沃尔夫文学上的影响，找到自己的声音，凯鲁亚克现在对沃尔夫的语言颇有挑剔，认为沃尔夫的语言不能达到他所要求的智力上的清晰和精神上的共鸣。凯鲁亚克努力摆脱他所钦慕的作家作品的吸引，经历了批评家哈罗德·布卢姆所说的“影响的焦虑”。

完成有关沃尔夫的论文后，凯鲁亚克大致制定了 he 仍然称之为《在路上》的那部书的雄心勃勃的新规划。这一阶段，他把它想象成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或者约翰·班扬的《天路历程》之类的探索小说。他放弃了他起名为雷·史密斯的较早的主人公，换

了一个名叫斯密蒂的叙事人，让他扮演堂吉诃德的跟班桑丘·潘沙的角色，而主要人物雷德·莫尔特里埃则是个二十来岁的人物，一个小棒球俱乐部的运动员、爵士乐队的鼓手、水手，在一件抢劫案中作为共犯坐过牢。书一开头，凯鲁亚克安排雷德在监狱里看《天路历程》，以便出狱后能够上路寻求约翰·班扬所说的“正直、纯洁、永不褪色的遗产”。

凯鲁亚克的日记里都是有关发展《在路上》的这一版本里的人物和主题的设计札记，但是日记里最受灵感支配的是描写他当时听到的“疯狂的爵士”演奏的部分，例如对次中音萨克斯管手和库特·威廉斯乐队演奏《鳄鱼尾巴》的描写。杰克写道：“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但是我被那种像纯威士忌似的狂野的音乐刺激得兴奋万分，把鞋都脱了！我们再也不要听爵士音乐评论家和那些对博普爵士乐持有异议的人说三道四了：——我喜欢狂野的威士忌，我喜欢周六大棚里疯狂的音乐会，我喜欢次中音萨克斯管手为女人发狂，我喜欢兴奋的演奏、着迷的摇摆，如果要用石头砸死我的话，我愿意被砸死，我愿意被后巷的音乐激动死……”

一九四九年四月，当凯鲁亚克得知哈考特·布雷斯公司接受他的《乡镇和城市》，但要求他把一千一百页的原稿削减一部分时，他拿掉了有关这部“路上小说”的札记。杰克从哈考特·布雷斯公司领到预支稿费，搬到丹佛。一九四九年六月，他重新拣起他的“路上小说”，写了一段七百字的有关书中主人公雷德上路前在监狱最后一夜的情况。杰克对自己写的东西并不满意，觉得缺少他在日记中描写爵士音乐演奏上的清新和自然，便搁下笔。中断小说写作，去旧金山找卡萨迪要轻松得多，那一段经历成了正式出

版的《在路上》的第三部内容。

一九五〇年三月，《乡镇和城市》出版，凯鲁亚克五月回到丹佛，指望形势的改变能帮助他克服文思不畅的心理阻滞。刚开始不久，尼尔·卡萨迪又匆匆赶来，邀他一起去墨西哥，那一段经历成了后来问世的《在路上》第四部分内容的基础。凯鲁亚克在墨西哥城大量吸食毒品，健康受到严重损害，久久不能全面开始他的“路上小说”的写作。他母亲在清新公园附近找了新的公寓，同时坚持在工厂干活，他则坐在厨房里彻底改写了一个免费搭车旅行横越全国的故事的开头。他用一个十岁大的黑人小孩作为叙述人。凯鲁亚克去世前修订了这部小说，去世后出版，书名是《皮克》。他完成了他称之为这部小说的“第三版”，然后搁置一边。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凯鲁亚克不满意自己这种蹉跎岁月的生活方式，冲动之下结了第二次婚；妻子是他不久前在纽约认识的琼·哈弗蒂。最初他们和 Mémère 一起住在昆斯，后来在曼哈顿找到了他们自己的公寓。杰克为了挣钱支付《乡镇和城市》预领稿酬的所得税，在一家电影公司找了自由撰稿人的工作，撰写电影脚本的提要。过去几年里，凯鲁亚克创作他的“路上小说”时，尽管几度身处绝境，却从来没有放弃过。在此期间，他告诉《乡镇和城市》的英国出版商说，他认为那本书是部史诗般的小说，“背景是美国生活中拓荒精神的再现以及它在当前一代人迁徙的表现；那部书暂名《在路上》。”

凯鲁亚克寻找第二部小说写作方法的努力屡屡受挫，但他继续同纽约的朋友们交往。金斯堡和霍姆斯仍在纽约，可是巴勒斯结了



婚，离开了纽约，前去很容易弄到毒品的新奥尔良、得克萨斯和墨西哥城。他开始给金斯堡寄来片断的原稿，日后成为自传体小说《瘾君子》和《同性恋》的内容出版。巴勒斯在哥伦比亚长老会医院住了好几个月，接受心理观察，出院后，金斯堡担任了他的文学代理人。

巴勒斯直言不讳的第一人称叙事手法给凯鲁亚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真正令凯鲁亚克叹为观止的是尼尔·卡萨迪写给他和金斯堡的张狂恣肆的信件，尤其是信中表现出的卡萨迪的文风，那些描写他在丹佛和不同女友做爱时所使用的句子，把极其细致的观察和松散随意的风格糅为一体。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卡萨迪写给凯鲁亚克一封长信，叙述了他和一个名叫切丽·玛丽的姑娘的经历，使杰克久久难以忘怀。如今卡萨迪的信件只剩片断，收在几年后出版的他的自传《第一个三分之一》里。

切丽·玛丽替一位妇女照看小孩，当卡萨迪正和切丽做爱时，那位妇女的母亲突然来到，卡萨迪不及躲避，只能躲在浴室里——“一丝不挂，衣服不在手头。出路全被堵死。”玛丽试图转移那位母亲的注意，与此同时卡萨迪发现他的

任务是像耗子似的悄悄地把堵在浴室惟一的窗口的、有钱人家堆放多年的无用的杂物挪开，然后，尽管看上去不可能做到，我必须爬在浴缸上用指甲撬松外面的纱窗。再看这扇窗，它有四块各为六英寸长、四英寸宽的玻璃，组成一个十二或十三英寸长、八九英寸宽的长方形，即使以最乐观的看法，也很难从中间挤出去，但是窗玻璃卡在窗框里的方式现代